

MEMORIES OF THE 80'S GENERATION

80后集体

回忆

1985 1980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6 1987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8 1980

198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6 1987 1988 1989 1980 1981 1982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8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6 1987 1988 198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2 1983

杨柳 编著

1981 1982

1981

1980

只属于我们80后，也只有我们懂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80后集体 回忆

杨柳 编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80 后集体回忆/杨柳编著.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7-80170-949-3

I. ①8… II. ①杨… III. ①回忆录—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50403 号

出 版 人 周五一
责任编辑 宗 边 何 琳
责任校对 王小芸
装帧设计 王卉予
插图绘画 Patrick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 ddzgcbs@sina.com
邮政编码 100009
编 辑 部 (010)66572154 66572264 66572132
市 场 部 (010)66572281 或 66572155/56/57/58/59 转
印 刷 北京振兴华印刷厂
开 本 720×1020 毫米 1/16
印 张 13.25 印张 2 插页 插图 125 幅 113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010)66572159 转出版部。

序

2006年的春天，我在香港念大学。某晚我照例在天涯社区闲逛，看见一篇讨论初中英语教科书的帖子，李雷和韩梅梅这两个自从初中毕业就几乎再也没在我脑子里出现的人物，突然又回来了，一下子我回忆起好多当年上英语课和同桌以及前后座同学之间的趣事。我一直有写博客的习惯，所以一时兴起，就把当年瞎编乱造的李韩情事写进了博客。当时那篇文章不仅写了我们幻想的英语教科书中人物之间的关系，还写了我的英语老师，以及我们班英语课上发生的搞笑事情。这篇博客文章不知被谁掐头去尾地转载了，转来转去，一直到2007年下半年，我忽然发现，这篇流行于各大网站论坛的帖子里部分内容，不就是我的那篇文字吗？

2008年夏天，我大学毕业，收到了美国某所大学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在香港潮湿闷热的天气里，我像一只小蚂蚁在学校、宿舍、各个政府机关和美国大使馆间奔波，每天忙于毕业、准备各种文件、申请签证、打包行李的杂事，又沉浸在离别伤感中不能自拔。有一天我的博客收到一条消息，一位自称是《南方周末》报社记者的人，说在写关于80后对英语教科书集体回忆的报道，在网上搜索后发现那个帖子的内容最早出现在我的博客上，想采访我。我有些惊讶，问那位记者，这个李雷和韩梅梅的恶搞，都提升到“80后集体回忆”这个高度上来了？太夸张了吧？她说可不是吗，李雷和韩梅梅现在可火了，还出了品牌，已经有T恤、文具、漫画等产品了。

当时的我真没想到报道出来后，影响还挺大的。因为提到了我的名字，我特意让我妈买了10份《南方周末》，送给亲戚朋友。大家纷纷表

示，看不懂，不明白文章想表达什么。这时，我才意识到，李雷和韩梅梅，只属于我们80后，也只有我们懂。当年的那些红封皮的课本，“五讲四美好青年”的人物设定，一遍一遍根本不过脑子的“How are you? I'm fine, and you?”的诵读，同学之间根据课本的即兴发挥和无聊乐子，甚至课本上的涂鸦，如今已经变成一种很难解释清楚的东西，在触动着80后共同的神经末梢。

这之后有挺多媒体和我联系，话题也围绕着李雷和韩梅梅，试图挖掘这里面的深刻含义，甚至有记者打电话给我说，有专家评论，李雷和韩梅梅事件体现了80后当年的“性压抑”。我说真扯淡，这专家一定是50后。

虽然我大学的第二专业是社会学，但我一直认为，很多事儿如果非从社会学的角度去挖掘深度，不免有点做作和假学问。并不是任何事情都有深刻含义的。所以我开始抗拒媒体关于李雷和韩梅梅的一窝蜂似的炒作。那时我的博客几乎每天都能收到好几条媒体发来的信息，但只有一条信息让我真正兴奋起来，当代中国出版社的一位编辑问我，能不能就着这股劲儿，写一本关于80后集体回忆的书？

我平时虽爱写写读读，但自我感觉总没正形，登不了大雅之堂。虽然自知没能力写书，可80后集体回忆这个题目，又深深吸引着我，每天不管手头做什么，脑子里总会不由自主想起小时候的各种事，回忆的闸门一打开，真是翻江倒海。可我对这本书还是很迷茫，80后集体回忆包括什么？生活有这么多层面，吃喝玩乐上学放学，如何一一涵盖？中国这么大，北京小孩儿喜欢的、爱玩的，上海小孩儿可能并无共鸣。80后这个概念又太模糊，1981年出生的和1989年出生的人，生活经历大有不同。

挣扎了很久，我终于想明白了。我不想一一罗列80后吃过什么、玩过什么、看过什么，网络上总结80后集体回忆的帖子已经够多了，吃喝玩乐一应俱全。我也不希望这本书成为一本涵盖所有的“全书”，或是一个具有深刻含义的经典，我只希望这本书，能从个体的角度，用最朴实的语言，讲述个人经历和情感。这种抒发是个体的，却也许可以折射出一代人的光芒。如果读者能从中找到一些共鸣，一分激动，一点乐子，或者想

起一件遗忘多年的童年往事，就够了。

除了自己酝酿动笔外，我开始联络朋友，向他们约稿，这些朋友里有做杂志的、做电视的，也有平时爱写博客抒发感慨的文艺青年，有画插画的、搞金融的、学法律的、结构工程师以及待业青年，都是特平凡的人，没一个专业写作的。跟他们约稿是件有趣的事，最开始都推托，但经我撩拨提示后话匣子一打开就收不住了，个个眉飞色舞，大谈童年趣事，共鸣的小火花噌噌直冒。讲到最后他们自己都觉得不写点儿什么也说不过去，于是接下题目回家或愉快或痛苦地构思去了。这更让我觉得，爱话当年、爱怀旧，是人类的本性。只是80后开始怀旧的年龄，似乎早了点儿。现在的80后，最大的30岁，最小的20岁，生活才刚刚展开，怎么就开始回忆了呢？

这或许只能归功于近30年社会变化太快，很多事物在我们还没意识到去珍惜的时候就消失了，根本来不及怀念。尤其是80后，大多数从小跟着父母在大院儿里生活，住着单位分的房，身边成群结队的小伙伴，一起上学放学，一起玩耍使坏。虽然生活大多不富裕，有的过得甚至有点拮据，可我们仍然淳朴，心情开朗，一点物质就能带来巨大的满足，一点新鲜事就可以让我们回味长久。那时候全民看同一部电视剧，全体小孩看同一部动画片，日子过得绵长、耐心、有滋有味。然后我们进入了信息爆炸的消费时代，然后我们涌向了社会，恋爱、工作、攒钱、买房、买车、结婚、生孩子，梦里还惦念着当年看的漫画书、玩的游戏机，可一睁眼就早饭也来不及吃地挤公车、地铁上班，在激烈的竞争中挣扎，挣着只够买半平米房的月薪，这与儿时生活反差之大，变化速度之快，让人真有点反应不过来。有时候我真希望这不过是一个梦，当我一觉醒来时仍身处课堂，老师的粉笔头和后座的小纸条一起向我飞来，我赶紧把桌斗里的闲书漫画再往里藏藏。

最近，朋友给我发了《李雷和韩梅梅之歌》的链接，说在国内火得不得了。歌词挺煽情，听到“后来听说 Li Lei 和 Han Meimei，谁也未能牵着谁的手”时，我开始鼻酸，再听到当年那磁带原音“Good Morning

teacher! My name is Han Meimei”时，我终于绷不住，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朋友说她听的时候也哭了。挺矫情，没法解释这眼泪。

我一直以为李雷和韩梅梅已经火过头了，该被大家遗忘了，可是那帖子还在不停转载，各位“油菜花”的同学还在不断扩充其内容，又不断创造出新的形式。可能我错了，李雷和韩梅梅的故事已经不再是闲得无聊的恶搞产物，而成了一代人的记忆，无法遗忘。

在我写那篇完全没有修辞语法行文杂乱的博客时，我没想过之后会发生什么，我的生活又会因此发生什么样的改变。这本书从开始策划、完稿，到编辑部初审复审，已过了一年有余。在这一年半里，我从骄阳似火的热带城市香港，搬到了以风城著称的寒冷的芝加哥，从大学念的新闻社会学，转成了商科。不再追求当年虚无缥缈的梦想，不再坚持“精神生活大于面包”的信念，和大多数的80后一样，只希望能找一份薪水不错的工作，踏踏实实地，养活自己，挤上社会阶梯，慢慢地往上爬。这种转变，不乏痛苦和失望。于是，我慢慢地感觉，这份存在电脑里的书稿，成了一个精神寄托。每每遇到残酷的现实想当鸵鸟时，我就拿出这些文章看看，看看当年我们的小美好，那不建立在物质基础上，却充满温情和满足的小美好。这种小美好，曾经被我们视为当然，现在却无比珍惜。好在，它像一个生活的底子，在我们为工作为生活杀得头破血流时，一回头，它还在。

写引言的时候，芝加哥又下起了大雪，我重新读起这些文章，80后小时候的点点滴滴和那份纯真，像一个温暖的罩子包围住我，让我觉得安心又温暖。这种美好，我希望作为读者的你们也能感受得到。

杨 柳

2010年11月18日

于芝加哥

目 录

序 /01

..... 第①章



经典零食 /03

学校周围的小摊贩 /06

进口零食 /08

课间加餐 /09

早点摊 /09

自己找吃的 /10

第一次吃麦肯 /12

..... 第②章

女生们的集体游戏 /16

男生游戏 /23

因陋就简的小游戏 /32

80 后的电子游戏年代志 /39



..... 第③章

它就是我们的宇宙——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动漫（男生篇）/50

请赐予我力量吧——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动漫（女生篇）/56

斗智斗勇为漫画 /63

悲情、热血、华丽、教育性 /69

好想大声说喜欢你——《灌篮高手》 /75



第④章

.....



80 后电视儿童的电视生涯 /83

当我们还是小青龙——陪伴 80 后长大的儿童电视 /90

关于港台流行音乐的童年回忆 /98

打口青年的残缺记忆 /107

第⑤章

.....

这些绝不是小事一桩——80后校园生活剪影 /114

铅笔盒 /126

暗流涌动的课堂 /130

李雷和韩梅梅的故事——80后对教材的重新解构 /137

80后写作文 /140

小时候的节日——春游 /152

早恋和性教育 /158



第⑥章

.....

那些吹拉弹唱的日子——80后孩子的特长班 /170

舞蹈课 /170

学琴的孩子 /174

染色小鸡和绿色的蚕宝宝——童年的养殖生活 /178

陶瓷小猪和铁房子——80后小孩攒钱不容易 /185

我也曾是足球小将——关于足球的回忆 /190

与皮皮鲁鲁西西一起长大 /197



第①章

吃

经典零食

学校周围的小摊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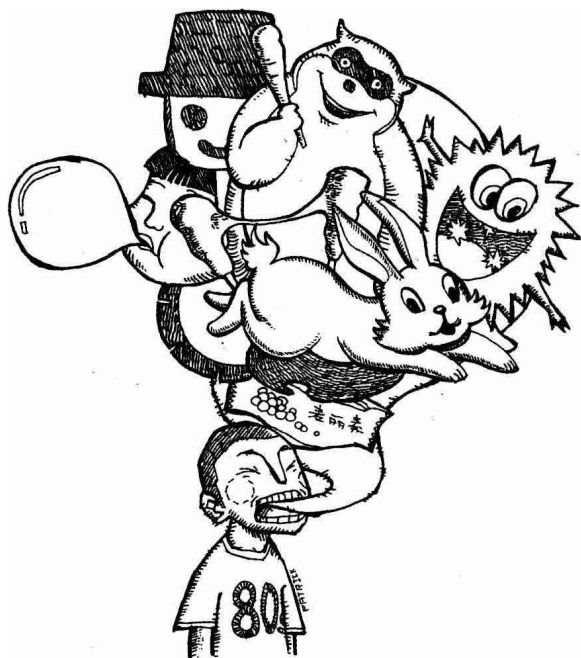
进口零食

课间加餐

早点摊

自己找吃的

第一次吃麦肯



和朋友聊天，同感现在吃嘛嘛都不香，而每说到小时候的某样零食，我们就来了劲，大话“革命家史”，两个字：好吃！三个字：真好吃！甚至能说得哈喇子直流。过后仔细想想，这个“好吃”的内容其实挺丰富的，不是因为小时候的吃食真有多好吃，只是因为当时没什么吃的所以有限的零食就显得特别美味，还有一点非常重要，那些吃的现在吃不着了，所以想念起来格外香。

80后要回忆“吃”，估计60后、70后会有点不屑：没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也没经历过物资短缺，天天吃饱喝足，跟这儿哭穷，90后可能也会有点鄙夷，你们吃的那叫什么玩意啊，也值得上台面说？没错，就是这种介于匮乏和丰富之间的条件，让我们的“吃”有了80后自己的特点。

物质从匮乏，到现如今过剩，我们的童年恰恰经历了这个发展过程。我们有零食吃，却很有限，需要想方设法得到，所以很珍惜。在我们小的时候一分钱要让它发出八分热十分光，另外，我们自己还会千方百计寻摸着找吃的。

关键词

有，有限，想方设法

苦苦搜寻后，我终于在一个不起眼的小卖部找到了魂牵梦绕的“卜卜星”。一口气买了十包，狂吃一通。吃完总觉得差了点什么，感觉似乎没当年那么好吃。我还在纳闷呢，老妈一语点醒梦中人：“当年要给你这么敞开了吃，你也不一定觉得好吃了。”的确，当年吃零食的“限制”就像是增味剂，给那些食物增添了不少美味感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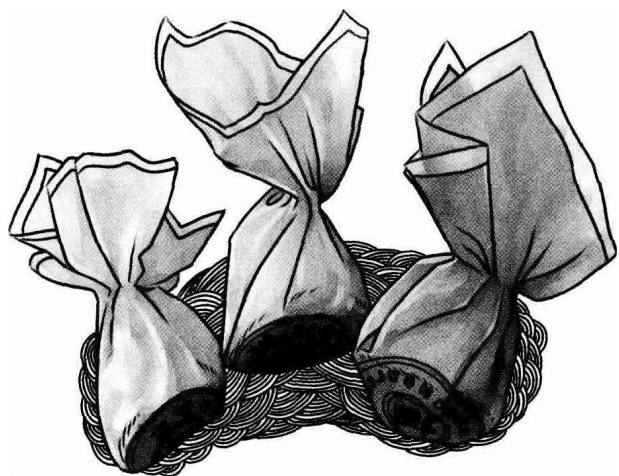
80后大多是独生子女，虽然独享父母宠爱，但在当时有限的物资条件下，没谁家孩子能把零食当饭吃。一方面是因为专家说吃零食不利于成长，另一方面也是经济条件实在有限。虽说改革开放已经极大地改善了物质生活条件，基本解决了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但离小康社会还有着一定的差距。八十年代后期，我爸妈（都是大学毕业生）在单位里月工资也就58块，这还算高的。一家人过日子，真要好好计划计划，否则到了月底就该紧巴。

因此我们小时候，一天到晚琢磨着使出各种手段，像装病、装可怜、装可爱、干家务、卖废品（我有一朋友，零用钱的来源就是卖家里的废纸废瓶子给门口收破烂的老头，卖完自己家的还到处搜罗别人家的等等——！），就算计着怎么能从妈妈口袋里要来两毛钱，去买根冰棍、买包糖豆。这么费劲儿得来的零食，能不好吃吗？

因此，我们对童年的零食念念不忘。

酸三色水果硬糖：红、绿、黄三色。一分一颗。吃的时候含在嘴里慢慢化，消磨时光不错，好歹它是甜的还有点水果味。

大白兔奶糖：吃起来满嘴浓郁奶香，这可是小时候零食中的“高档货”。据说三颗就能泡出一杯真正的牛奶。



口红糖：跟水果硬糖是一类。因为作成口红形状，很受“臭美”的小女孩儿欢迎。吃的时候像擦口红一样在嘴唇上抹两下，再舔嘴唇。

跳跳糖：一放嘴里就劈里啪啦跳、跟放炮似的，刚出来的时候非

常风靡。

酒心巧克力：高档货。因为里面有酒，大人不让小孩儿多吃，也正因为有酒，小孩特别想吃。一般过年或者吃喜糖时才可以吃到。

金币巧克力：因为是金币型，吃之前要酝酿半天，不舍得把金色的包装纸破坏。

麦芽糖：又称搅搅糖、粘牙糖，吃之前一定要不停地搅、绕、拉、缠，玩够了再吃。

棉花糖：看着像朵云，所以特吸引人。其实不怎么好吃，吃到最后嘴唇周围都是黏糊糊的。

山楂片 / 果丹皮 / 山楂糕：都是一类东西，吃起来酸甜，开胃食品，又名“越吃越饿”。

大大卷：大大泡泡糖最初是像橡皮一样一块块的，后来型成了大圆卷，想吃时就打开盒子扯一段吃。胶质强劲，能吹双层甚至三层泡泡。

无花果丝：白色的细丝，酸酸



甜甜，童年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以为无花果天生就是丝状。

娃娃头：有的地方叫“雪人”。是最经典的冰淇淋，看上去吃一个娃娃的头有点儿残忍，所以吃的时候小口嘬，绝不能大口咬，其实是怕一下就吃完了这难得的美味。

水果罐头：小时候生病时候的首选营养品。橘子、荔枝、梨是最常见的种类，吃完还要把甜水儿喝了。

酸梅粉：有小包的，8分钱一包，里面会有个塑料小勺，童年的极致美味之一。还有一种是大包的，相当于现在的酸梅晶。夏天就盼着妈妈用它冲一大茶缸，玩得满头大汗回家时端起来咕咚咕咚灌下去，那叫一个爽啊！

卜卜星：经典膨化食品，有红、黄、绿三种口味，其中红色烧烤味最受欢迎。形状是黄色的小圆球，吃的时候一个个丢进嘴里，吃完了一定要舔舔手指上的余味儿！

北京牌锅巴：香，脆，顶饱，实惠。

小虎队、小浣熊干脆面：干着吃的方便面。隔着袋子先捏碎面饼，然后倒进调料，抓紧袋口晃一晃，是当时最流行的课间加餐。吃这个还有一个目的是收集里面的赠品，如旋风卡球星卡，好向同龄人炫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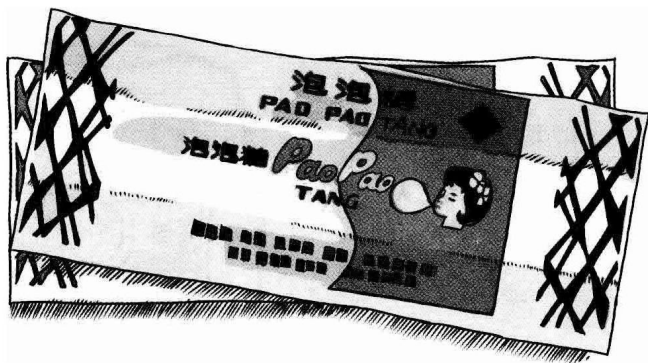
龙虾片：五颜六色的，小孩都以为是真正的龙虾制成品，其实主要成分是面粉。

麦乳精：曾经的高档营养饮品，曾还幻想有一天能干吃麦乳精吃个够。

泡泡糖：味儿不错，但黏性不够，吹不了大泡泡。

高乐高：麦乳精销声匿迹后，高乐高就成了最著名的营养饮品，广告里





的外国小女孩喝了高乐高健康快乐的样子让高乐高在小孩中颇受追捧，其实味道跟麦乳精差不多。

果珍：舶来品，身价很高。印象中极酸，用勺子挖出黄色粉末嘴里就开始酸得使劲分泌口水。冲的时候得加好几大勺白糖。果珍的瓶子经常被妈妈装盐糖味精啥的。

学校周围的小摊贩

文：杨柳

除了学校里的小卖部，地摊就是学生的主要消费场所。尽管学校三令五申不许在校门口摆摊，却毫无作用，那时也没有如今身怀绝技、“武功”高强的城管，小摊贩的自由空间极大。摊贩除了卖贴纸、劣质文具、毽子跳绳、时髦小玩具，还有一项主营产品：食物。

地摊上卖的食物都是“三无产品”。有冒充名牌的李鬼，如“云碧”饮料；有包装简陋到只剩一层透明塑料纸的零食，如“粘牙糖”、“果冻条”；还有人在学校门口支个车，里面点个炉子支口锅，当场制作“麻糖”、“涮牛肚夹大饼”、“炸串”、“糖葫芦”、“棉花糖”等。还有烤红薯的大圆桶、烤羊肉串的小摊、爆米花的炉子，在学校门口依次排开，蔚为壮观，这其中当属炸爆米花的人精明，摸清了学校放学的点儿。每天下午最后一堂课的时候，还在课堂上的孩子准能听见“嘣”的一声惊天响，就知道新一锅爆米花出炉了，惦记着

一会儿出了校门得赶紧买。

那时候的孩子都有少量零用钱，没谁特富裕，也没谁特穷，别看兜里只揣着几毛钱，消费能力还挺强，三分钱一串涮牛肚，一毛钱一打粘牙糖，2毛一根果冻条，3毛一串糖葫芦，棉花糖也才五毛一朵，都负担得起。而且放学正是饥肠辘辘的时候，因此这些小摊贩的生意相当火爆。

但学校和家长不允许孩子买这种地摊食物，嫌不卫生，吃了得病。我们的语文老师为了使我们把那“涮牛肚”犯恶心，不惜用精彩详尽的语言来描述它如何脏。“大家开动脑筋想一想，放在那大街上，苍蝇随时能叮上去。而那些苍蝇来自何处呢？厕所啊同学们！在茅坑啊屎尿啊上面爬过的苍蝇，携带着那些排泄物，又爬上涮牛肚，然后再被你们吃进肚子里，恶心不恶心啊？！怎么吃得进去呢？！”当天着实被老师给恶心到了，但是没过多久，大家伙忍受不住诱惑，又开始毫无顾忌地吃起来了，毕竟谁也没真看见过苍蝇携带的排泄物什么样。

那时我妈每天给我五毛到一块的零用钱，冬少夏多，因为夏天要买冰淇淋。她天天耳提面命，只许买小卖部里的正规食品，绝不能吃三无食品，说吃了会得乙肝，还说经常会到学校门口突击检查，抓我个冷不防，因此我自律性很高，基本上没怎么吃过这些地摊食品。每次和我一路回家的小孩在摊前大吃特吃，我都是可怜巴巴地看着他吃，看那摊贩黑黑的手拿着生肉串在铁丝上烤，黑黑的手接过钱，再用黑黑的手拿过一个火烧，把烤熟了的肉串夹进去，再看着人家吃得津津有味，满嘴流油，心里不忿地诅咒：“让你们吃！让你们得乙肝！”

然而看起来也没谁得乙肝。有一次，一个孩子吃了我带去的锅巴，为了表示感谢，让我咬了一口他的“涮牛肚”

